

冯和兰。

也许，你并没有听过她的名字。

然而，如今，北仑的横河村、塔峙岙、青林村、东岙村、西山村、太平岙村、焦山村、鄞州高桥的芦港村、唐家漕等几十个村庄的老人都还记得她。

大碇塔峙岙的“冯和兰烈士之墓”坟碑是当年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所题。

九峰山的烈士纪念碑“冯和兰烈士永垂不朽”是原浙江省委书记薛驹所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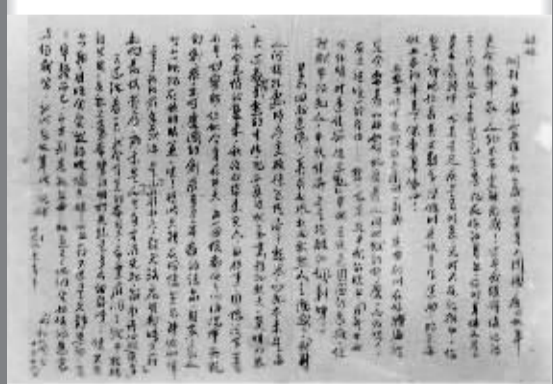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省烈士书信纪念碑上还刻有冯和兰的书信。

当地的老百姓称她为浙东刘胡兰，宁波江姐。

她究竟是怎样一位女性？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周雅飞

“宁波江姐”冯和兰 兰若英姿傲霜骨



冯和兰写给家人的书信。

■人物名片

冯和兰，1917年生于鄞县石碇冯家村。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，曾任鄞西地区小教支部书记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上阳蕉山小学，以教书为掩护，与竺冠玉、吴家安等人在当地举办农民夜校，培养积极分子，发展党的组织，领导群众开展“二五”减租斗争，进行革命活动。1946年下半年受党组织委派，以鄞县小学教师的名义，建立党的联络站。1947年4月12日，去联络站联络工作时遭遇敌人埋伏，不幸被捕。在狱中受尽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，仍坚贞不屈，严守党的秘密。1947年11月6日，在江北岸草马路英勇就义。

1. 机智吞咽情报纸

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……”

1947年3月12日，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。一位女老师在鄞州唐家漕小学教孩子们念古诗。

老师温婉的声音，与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此起彼伏。

突然，教室里那扇虚掩的门被踢开，一群国民党反动派出现在门口。他们面目狰狞，抵着枪，把冯和兰围在中间。

领头的人说：“你这个女共产党，快把情报交出来！不然我一枪送你上西天！”

那张写满情报的小纸条就藏在女老师的上衣口袋里。如果她这个时候投降，或者被击毙，那张情报就会被发现，很多党员的身份与行踪就会泄露。她一筹莫展。

此时，孩子们已经吓得蜷缩在课桌底下，嘤嘤地哭泣。

为了安抚学生们的情绪，她压抑住胸中的怒火，镇定自若地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这首诗，大家念得真不错。你们不仅要会朗诵，会背诵，还要理解它背后的含义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同学们，你们明天默写一遍交给老师，好吗？”

然后，她从讲台上拿出一叠白纸，并趁势从口袋里把那张小纸条掏出来，夹在白纸中间。

她转过头去，对那位领头说：“让我先把作业发给学生们吧。”

说完，她便走下讲台，把躲在课桌底下的同学抱到座位上，爱抚着他们的头，把白纸一一发给同学们。

那帮人等得不耐烦，开始打哈欠，东张西望。她趁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，背对着他们，迅疾把纸条放入口中，狠命地咽了下去。那些关系到党的至关机密的名单，就这样被她吞入腹中。

白纸快发完的时候，女老师突然发现，门口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东西。

2. 菖蒲是暗号

门口挂着一把菖蒲，那不是一株寻常的驱毒辟邪的菖蒲，那是与联络站联系的安全信号。挂着菖蒲，就说明联络点安全；菖蒲移开，说明联络点正处于危险中，其他同志不能进来。

如果这个时候，有同志看到菖蒲，以为安全，进来联络工作，便会连累到他们。

怎么办呢？她心乱如麻，佯装淡定地想办法。

“动作利索点，磨磨蹭蹭地做什么！”反动派头目不耐烦地训斥道。

她急中生智，对班上的一位懂事又伶俐的小男生说：“快把你家菖蒲拿回家去，你妈妈还等着入药呢！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对小男生使了个眼色。小男生没反应过来，她便催促了一句“快呀，拿回家呀！”听话的小男生，便拿着菖蒲跑回家了。

他的小小身影远去，女老师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。

她微笑着对头目说：“你们的日子是绝对不会长的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！”

3. 宁可立着死，不愿跪着生

这位闪烁着母性光辉，又英勇无畏的女老师就是冯和兰。见过她的老人，都说她身材娇小，性格温柔。谁也看不出，在她柔弱的身躯里，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心。

她是鄞州石碇冯家村人，21岁在镇海当小学老师后，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。1941年与丈夫李健民一起到镇海各地办夜校，教唱抗日歌曲，与丈夫育有两个儿子。

由于工作成绩出众，她被调到唐家漕小学教书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学，而是一个联络点。

她白天教书，晚上办农民夜校，教农民识字，访贫问苦，安稳人心，及时传达党的指示，发展了几个新党员。

有个叫张鸣海的人，每天晚上，跟妻子一起去夜校读书，还主动带冯老师去村里慰问老百姓，表现积极，热情友善。冯和兰便把他发展成为党员。

在小学教室里被捕那天，冯和兰当夜便在鄞县警察局拘留所受审讯。

“你是共产党员吗？”国民党的审判官问她。

“我不是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。”

“胡说！你不但是一个共产党员，还是一个共产党头子。”

冯和兰意识到有人叛变出卖了她，把头一扬：“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”

事实证明，确实有人出卖了她。这个人竟然是入党没多久的张鸣海。他胆小，禁不起一点考验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投降，供出了冯和兰的真实身份。

“好，你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了，那么你如实告诉我们，你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？你手下有多少党员？”

“我是个后补党员，没有职务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审讯无果，国民党开始来硬的。

几个打手上来，立刻把冯和兰用绳子吊起来，用皮鞭狠狠地抽她。直把她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从她的布衫里一滴一滴地流下来。

特务继续拷问，她轻蔑地笑了一声。特务们又狠狠地打她，直到把她打昏过去，再用水把她泼醒，继续蹂躏摧残。

最后，特务实在没办法，就退让了一步：“现在你可以什么都不用交待，你只要写个条子，从此脱离共产党，我们就放你出去和你的母亲、孩子团聚。”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绝不会投降自首。”

特务又退了一步：“你只要填张表，写上‘悔过自新’四个字，就可获释，还可以为你安排小学校长的职务……”

冯和兰不为所动：“我宁可立着死，不愿跪着生。”

4. 糖衣炮弹

过了几天，特务想用软化手段，感化她写“悔过书”。他们把冯和兰带到一个干净房子里养伤。让她一面休养，一面好好想想，想清楚了，就可以回家。说完，给她一叠纸和一支笔。

那段日子，他们做足了功夫：找来医生给她看病，替她擦红药水，给她吃消炎药。每餐好鱼好肉地招待。甚至允许她写信给家人，家人也可以前来探视。

冯和兰将计就计，还真的给姐姐冯仪写了一封信，让他们来看她。

一星期过去后，特务发现冯和兰桌上的白纸仍然是空白一片，他们气得又把她关进了阴冷的牢笼里。家人赶来探望扑了空。

软硬兼施都不奏效后，敌人准备下毒手。

同时被捕的特派员陈爱中知道这一情况，趁放风时对她讲：“你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你的前途你自己决定。”其实陈爱中是同意她写悔过书的。

“我决不悔过。”冯和兰目光坚定，望向窗外。

5. 草马路上玉兰催

1947年11月6日凌晨5点，有人来女牢里提审冯和兰：“喂，出去开庭审问了。”

冯和兰镇静地坐起来：“我知道，今天不是开庭，是去杀头。”

她从容不迫地梳发、洗脸，对同监狱的张蓉芳说：“请你帮我给家人寄一封信，我这里留下的东西都给你用。同志，永别了！”

说罢，她还微笑着跟张蓉芳握手。张蓉芳突然失声痛哭，紧紧地抱住她，不让她出去。

敌人见状，上前强拉。冯和兰推开敌人的手，昂首走出牢门，高喊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奔赴刑场的囚车里，冯和兰高唱《国际歌》：“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纳雄纳尔，就一定要实现。”

旁人听着，无不悲痛叹息，又心生崇敬。

她在草马路上就义时，年仅三十岁。

她给家人留下的遗书上写道：

“春假一别，竟成永诀。今天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，但已经来不及及说，同时也允许我说，引以为憾！我是牺牲了，望各位不要难过。惟望对缘、平两儿多照顾，待他们长大成人，请告诉他们，我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，请他们原谅我……”

她的姐姐冯仪看到这封绝笔信后，含泪回家，写了一首诗：

兰若英姿傲霜骨，
革命志决胜金石。
凶特用尽软硬计，
无动丹心一毫发。

（文章由冯和兰学生张良芳口述整理而成，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资料）